

想象中的圣诞节

史传正

总是会溢满浪漫的。天空中有飘零的雪花它们随风飘舞,然后很轻盈的落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载着甜美的祝福,却又悄然无声。大地上是皑皑的一片,各式各样的脚印,或深或浅,若隐若现。步行街上一定是灯火通明,七彩的霓虹灯变幻闪烁者,热闹非凡,人们都裹实的很厚很厚,胖嘟嘟的,可以看到每一个人脸上明媚的笑容,不同样式的帽子、围巾和手套,一样的实大家都笑得很真很真。这里没有陌生,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彼此的祝福着,白白的武器慢慢上升,溢载每一个人的省便,它们很轻很轻。僻静一点儿的小街则又是另一番滋味,偶尔会听到“吱吱”的踩雪声,若渐若远,伴着雪花飞落的沙沙声,似一曲低调的钢琴曲,柔和而华美。泛黄的路灯下,两个人影,男孩握着女孩的手哈着气,女孩的脸颊泛着红,男孩会不时的用手笨拙的帮女孩轻拍掉帽子上的雪花,很仔细很细心的样子,这一刻,会有种说不出的协调。

唯美的画面,总是完美的让我想哭。很多的时候,想象中那些过于美好的事物总会让我退却。也许是太过明白它们的虚幻性,所以,也只会单

独的曲想想,根本没有想过要去实现些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悲哀,一种将无法晚会的痛楚,我不清楚这是由于自己的懦弱,还是显示的太过残酷。不过,还好,我至少还有满满一兜的回忆,那些美好的,永远深扎我内心深处的点点滴滴。

记忆中的圣诞节就少了太多的浪漫,却多了太多太多的感觉。就如比一篇随笔,没有过于美轮美奂的词藻,却充满着淡淡的真情。潜意识中西方的节日总会是浪漫的,像华丽的乐章般纷飞飘扬。而实质上呢,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群什么都不懂却装成小大人的小破孩们游戏的借口罢了。很清晰的记得以前的圣诞节,大家都忙活着送贺卡。小小的一张张琳琅满目的硬纸卡载身边越垒越高,心中总会无比愉悦,还有点点的骄傲。看着那堆

卡片上大小不一,歪歪扭扭的字迹,那些简单的祝福,就会满足狠狠的满足,心儿暖暖的,像冬日李那缕缕金黄的日光。这一瞬间,忘却了节省很久的积蓄已所剩无几,忘却了刚刚摔倒的疼痛,只是记得笑,傻傻的笑,温暖了大地,温暖了世界,温暖了身边每一个人的心灵。临睡前,还不忘将厚厚的一叠放在枕边,最上面的卡片上有可爱的 Kitty 的笑,很迷人的那种。

当再次想起那时的自己,已不再觉得是可笑的,更多的是一种莫名的感动与难过。当时的那种透明的单纯竟很深很深的刺痛了我,我能感觉到自己正在滴血,我甚至能清晰的听到血水一滴一滴落下的声音,我猛地发现它们是透明的,像极了那些逝去了的纯真。



(一)

惠民大业喜临门,和善人家满院春。
社火拜年依旧醉,爆竹贺岁犹可闻。
黄牛沃野千般美,大漠风光万象新。
全面脱贫头等事,小康基业在于勤。

(二)

笑对余生又一年,翻开日历是新天。
艰难岁月休回首,爱善真诚只向前。
几篇拙文添兴味,三餐淡饭觉甘甜。
开怀吟唱升平世,国泰民安信有缘。

(三)

春回大地岁入酉,今夕华夏分外明。
月满一轮辉玉宇,火树银花漫天彤。
天上人间欢歌舞,高山流水皆有情。
每思台岛亲兄弟,何日回归效祖宗

元旦感赋

□ 侯敏学

小时候,听到山西,脑海里浮现的是那个叫大寨的地方,还有层层梯田。后来,山西和煤炭划了等号。再后来,《走西口》的民歌,能让我想象的还是荒芜、贫瘠的黄土高原,以及背井离乡时的眼泪和辛酸。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看到余秋雨在《收获》开的专栏,那篇叫做《抱愧山西》的散文,才彻底颠覆了所有我对山西的印象。

如今要进平遥,先交进城费。一座座建筑精美的大宅院,因为繁多,反而显得很普通。不宽的街道,每个体面的门庭,花岗石门槛都有深深的车辙,可以想象当年热闹时的车水马龙。我穿行在这古老县城,叩问着某一扇门,每一间屋。听说,那时几个县晋商的财富,统计起来超过国库的存银。平遥县城厚实的城墙,就是商人修建的。明清两代,中国最富有的省份,竟然是山西!

那些贫困的山西汉子,去西北大漠、去蒙古,正是抓住每一个契机,他们才制造出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财富故事。

记得看过票号“日升昌”,100多年前,它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票号”。凭着票号出的一张汇票,到另外的地方,就可以取出白银。这就是异地汇兑。票号经营的还有吸收存款发放贷款。

山西票号建立起“网络化”的货币汇兑机制,所

平遥往事

□ 钟红明



以被称为“现代银行的中国乡下祖父”。后来,连各省向清政府缴纳的财政税款,也是用这样汇兑的方式,通过山西人的票号完成的。

故事终归苍凉。1914年冬天的雪花,隔着一个世纪,在强劲的北风席卷下,刮过门楼,当日升昌倒闭,这样世纪性的繁华,就到了整体破败的一幕,他们的陨落是时代性的,太平天国、八国联军、辛亥革命、军阀混战……等待他们的,只有黯淡地谢幕。

今天的平遥人自己也在祖宗脚下,热情地挣起旅游者的钱。那些深宅大院,清理一下就变成了各个博物馆,进进出出的都是像我这样满腹感慨、寻寻觅觅的人。

夏日的一天,我们驱车下乡到一个叫梳洗楼的地方。梳洗楼全乡大面积推广莲藕种植,在全县很是出名。我是以摄影记者的身份跟随下乡的,目的是根据“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创意拍摄一些图片。可我们一连走了好几片藕田,种植面积确实不小,可惜盛开的莲花都不多,总是找不到满意的地方。后来,我们路过一个叫邢庄的村子,村边有个池塘,一塘的荷花灿烂吸引了我们。池塘虽然不大,荷叶也不怎么肥硕,但花蕾非常稠密,一朵接一朵,一片连一片,有的正当盛开,有的还含苞未放,远看一片红艳艳,真是美极了。

我打开相机,一边绕着池塘转,一边急不可待地按动快门。正在这时候,一位在树荫下乘凉的老农深深地叹了口气:“唉,完了,完了,这塘莲藕是完了!”

我不理解他说“完了”的意思,连忙问:“为什么?”

老大爷说出了原委:“这塘藕在去年秋天承包时出了点岔子,没有承包下去,该挖的藕没挖出来,都‘坐’在里头了。你们也许不知道,莲藕这玩意儿,是当年生的,非得当年挖不可。当年不挖,第二年就出现这种现象。你别看它花儿开得怪稠怪好,那白搭,底下的藕全都跟苇根似的,长荒了,都完了!”

啊,真新鲜!经老大爷这一说,我全明白了。我豁然想起那年秋天,我在微山湖采风,湖里大片大片的荷花开得又密又盛,远远看去,火红灿烂,真真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记得那天我随便问了一句:“这么多的莲藕,到秋后怎么收获呀?”随行的一名当地记者说:“这里只能看花和收获莲蓬,至于底下的藕倒没人挖,即使挖了,也不好吃。”“为什么?”我问。对方说:“那底下的藕就跟苇根差不多,又细又乱,弯七扭八。吃起来,全是纤维野生的莲藕,中看不中吃。”

这就是莲藕的哲理:开花的不结藕,结藕的倒不怎么开花。

你想看花,就别指望它结藕,想结藕,就别指望看花。二者同居其一。

莲藕的哲理

□ 吴维